

往事如昨

班歌嘹亮

张心宏

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每次我们403班老同学聚会聚餐，人齐了，起菜之前，都要先引吭高歌一曲《红星歌》。

“得，既然这么喜欢《红星歌》，那咱就把它定做咱们的班歌吧！”有人提议。

大家都同意，再完整地唱一遍，定了，就是它啦！

“红星闪闪放光彩，红旗灿灿暖胸怀。红星是咱工农的心，党的光辉照万代。”中间一小段，有几十小节，算是副歌，当属神来之笔，突然改为小调，深情满满，如泣如诉。这是最柔美、最浪漫的一段，“长夜里，红星闪闪驱黑暗；寒冬里，红星闪闪迎春来。斗争中，红星闪闪指方向，征途上，红星闪闪把路开。”

最有创意的是我们有女声齐唱的“啊”，紧跟在每一句的后面，形成复调。每次合唱来得那叫一个自然流畅。像张娜、春萍、栾淑莉、红梅、王鲁平等都是歌唱好手，“蓬小红”下来的，字正腔圆。一张嘴，嘿！一下子就掉进了回忆的深渊，那感觉，立刻回到从前。

老师带我们“精读”电影

50年前，蓬莱易三小学403班。

易三小学是以胶东抗日英雄盛易三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一所小学。它位于蓬莱城里南北交通干道钟楼北路的路西，很长的时间里，一直是蓬莱最好的小学，现在叫蓬莱易三实验小学。

1973年深秋，以文艺专长的“蓬小红”（蓬莱县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）解散，我们原“蓬小红”十几位同班同学被收编进易三小学403班。全班48人，班主任于圣梅老师。大部分同学是县直机关单位的子弟、驻军家属院的子弟，再加上易三小学所在的城关公社红旗大队的子弟。红旗大队现在叫石岛社区。

进入新班级没多长时间，好像是个春景天里，就赶上了集体组织去驻军部队后勤部礼堂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

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，写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几经周折，成长为一名红军小战士的经过。但这

部电影带火了三首歌：《红星歌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和《映山红》。军旅作曲家傅庚辰少将因为创作了这三首歌，红遍大江南北。

那时候，每次学校组织看电影，看完之后都要写“观后感”。我写了个什么观后感，现在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是于老师带领我们仔仔细细地“精读”了这部电影，倒是历历在目。

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班主任于圣梅老师。于老师是土生土长的蓬莱石岛人，她家住在易三小学附近，在原后勤木材厂北面。她1938年生人，属虎的。正好，那时我们403班得有一半同学属虎，1962年的虎，比于老师小两轮。带我们班的时候，于老师都30多岁了，还没有结婚。那时候，她是位民办教师，还没转正，吃苦耐劳，辛辛苦苦一个月下来，没有工资，只有6块钱补助，戏称“60大毛”。干一年，到年底能挣5000工分，再回到生产队，等着队里

折成劳动日。平时就跟着社员在生产队分粮分草。老姑娘，人又要强，事事都干净麻利，算盘打得啪啪响；左手打算盘，右手记账，写得一笔好字。个子不高，一双大眼水灵锃亮，皮肤黝黑，不光脸上皮肤黝黑，连手臂小腿手背都是小麦色，但她的牙齿极白又齐，脸黑嘴唇黑，更加反衬出她的皓齿。

为什么能看得这么清楚、记得这么准确？因为她上课时要求我们目光要紧紧地跟着她的眼睛、嘴和教鞭，“盯着看，手指着读，不懂的地方要大胆问，说话要清楚”，绝对不允许低头打瞌睡，或眼望西北天，看屋笆大梁那更不行。“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看完了，你们那几个男生别凑一块儿净学胡汉三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’！先学学唱《红星歌》，再看看现在发给每个人的课外阅读材料《我演潘冬子》，看看演冬子的小演员的亲身经历。”祝新运饰演潘冬子，他和我们一样，也生于1962年。

我们班的合唱保留曲目

当天下午，风琴搬进教室，教唱歌的李童娟老师兴冲冲地教我们唱《红星歌》。

《红星歌》2/4拍，进行曲速度；魏宝贵、邬大为作词，傅庚辰作曲。几遍下来，歌词记住了，练熟了。李老师让我们起立原地踏步走，边走边唱，军体委员初顺成到讲台前带着队伍，正像电影里的红军战士唱着军歌，列队行进一样。

“咱们稍稍做个变化，这首歌会更好听。中间部分‘长夜里’开始，一直到‘红星闪闪把路开’，这一共有32小节。大家先男女声齐唱，但在每一句后面，加一个‘啊’，但这个‘啊’只要女同学唱，男同学不要出声。来，我们试一下效果。”李老师建议做这样一个美

化。我清楚记得她当时脸都红了，肯定是因为自己的创意更新，感觉有些激动。

女声齐唱“啊”这么一加，这歌儿果然灵动起来。下课铃响了，我们还在高歌。歌声嘹亮，引得不少别的班的同学扒着窗户往里头看。那感觉，很多年以后，我看了一个法国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才咂摸出里头的滋味。

练熟了，唱顺溜了，《红星歌》真成了我们403班的合唱保留曲目。全校师生大会上唱，劳动课排队去打石子、去西庄捡鹅卵石唱，最逗的是，“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大会上也去唱。渐渐地，我们的合唱队伍不断扩大，最后连马铸铭校长、管易三宣传队的王成坤老师、教体育的

李崇浩老师等也都加入进来，成了师生合唱团。

“趁热打铁，《红星歌》学会了，一定要记住词曲作者，这是文艺欣赏的常识，不信你注意听听广播电台里要播送一首歌，都把歌曲的词曲作者念叨一遍。把歌词要反复念熟，背下来，歌词就是抒情诗嘛！一般地说，一首歌是先有词，作曲家根据歌词再谱上曲。”于老师叮嘱。

《红星歌》的旋律实在好听，朗朗上口。作曲者叫傅庚辰。那个庚字，我不太认得，还是回家问了老母亲才知道的。但这个名字我记住了，因为班上有位同学也姓傅，和傅庚辰将军的名字差不多，她叫傅佩辰，大高个儿，沉默寡言的。

班歌再次唱响

上世纪90年代里，回家探亲，老403班同学聚在一起唱《红星歌》。老班副李本杰小时候拉过大提琴，他低声对我说：“这曲子用大提琴拉才好听呢，特别是中间小调那一节。”说着，他支起来右手，做出持弓的动作，左手比划着把位，做着他拉琴最喜欢的动作 *vi-brato*（揉弦）。只要一揉弦，那就美到极致，掉进去了。

班歌嘹亮，启迪智慧，带我们探索发现。

大概10年后，我在北京华彬音乐厅真的听到了大提琴齐奏《红星歌》！那可不是一般的大提琴手们的合作，那是世界最出色大提琴声部的深情演

绎：著名的德国柏林爱乐乐团12把大提琴组合。作为加演的中国曲目，德国音乐家演奏得投入，台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，以进行曲的节奏。特别是“长夜里”那一段，德国大提琴家们真的“揉起来”了，美轮美奂。德国人似乎一头雾水：这是一首有着怎样背景的乐曲？中国观众的反应怎么会这么热烈？

好久没有回故乡蓬莱了，3年疫情，彻底打乱了我们的生活。下趟回去，我们403班再聚再唱班歌！

等班歌再次唱响，那阵仗可就不是先前了。我们会有键盘“大拿”山东大学毛建明教授拉手风琴或弹钢

琴伴奏，弓弦“老油（揉）条”本杰拉大提琴，王燕、纯芬、袁海鹰拉小提琴，栾大头操电声，这都是我们50年前403班的同班同学。最来劲的，我们会有澳洲悉尼大学音乐硕士杨永康指挥合唱。群星荟萃，班歌一定嘹亮！

令人惋惜的是老班主任于圣梅老师不能参加了，5年前的腊月二十八，她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她老了，又回到一个人过，享年80岁。

还有，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，也是当年男声嗓音最亮的北京理工大学戴斌教授，也因病于去年驾鹤西去，时年58虚岁。



民俗采风

清明节的鸡饽饽

盖少艳

清明节，人们除了祭祀之外，在饮食上也有很多讲究。

在我们胶东老家，清明节前几天就要做鸡饽饽，一种用面做的小鸡形状的饽饽，有单飞鸡、双飞鸡，也有大鸡套小鸡。这些饽饽造型美观，色彩鲜艳，寓意深远，既表达了对逝去先辈们的怀念之情，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。

每年清明之前，母亲都会发好面，做很多的鸡饽饽。母亲的手很巧，做出的鸡饽饽栩栩如生。做鸡饽饽时，用一个大面团揉成鸡的形状，先捏个鸡头捏上花边，花椒粒做鸡眼，用剪刀剪出鸡的翅膀，相近的翅膀交叉捏在一起形成优美的线条。做好这些，再用发好的混合了菠菜汁的面做个胖乎乎的绿葫芦，葫芦即“福禄”的意思，中间用水红沉淀的面做条细长飘逸的丝带，愈发显得葫芦有立体感了。做条金黄色的大鱼，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，寓意幸福生活年年有余。用黑豆做眼睛，圆鼓鼓的身子再配上微微上翘的大屁股，一只可爱的小老虎就诞生了。母亲说：“老虎分上山虎和下山虎。上山虎给小孩子吃，不治病。下山虎给老人吃，吃了保佑身体硬朗。”

鸡饽饽出锅后，被整整齐齐摆在算子上。小老虎活灵活现，活灵活现的鸡饽饽身上戴着绿油油的宝葫芦，黄色的鱼儿摆动优美的线条……黄白红绿，色彩搭配得太好看了。母亲盖上白色的包袱，避免饽饽皮被风吹皱了。

清明那天早晨，大人们早早起床，选出最漂亮最周正的鸡饽饽，拿着酒水去祭祖。祭祖回来，家家户户忙着包饺子，煮鸡蛋鸭蛋鹅蛋。鸡饽饽分给女性吃，老虎分给男性吃，每人还要吃几个鸡蛋。“吃鸡蛋，消霉灾。”清明吃鸡蛋的寓意是健康好运。

清明节那天，村里还扎起一架大秋千。男女老少围在秋千周围，排队打秋千。据传，清明节荡秋千，可以祛除百病，荡得越高生活越好。

如今我离开家乡很多年了，清明节的鸡饽饽，母亲仍然每年都做，只是，清明节荡秋千已经成为一种回忆了。